

106-1 高二國文寫作測驗 得獎作品

特優

〈餘光邊境〉20126 洪以諾

如果說生命是一首詩歌，未必總是完美的詩章；如果說生活是一襲華麗長袍，卻也可能早已爬滿蟲子；如果說世界是宇宙中的一方陽光，那麼也許有些人是在陽光的邊境求生——它們未必悲傷，只是期盼某日能快樂起來。

第一次見到他時，城市是藍色的，正如他臉上笑容擠中皺紋中隱含的疲勞和負擔。每個人都有壓力，這我是知道的。他坐在公車駕駛座，我坐在最後一排。不敢隨便打擾司機，我仍壓下了想關心他人的想法。車窗外是藍色的——行人、空氣、雨滴——「會放晴嗎？」我自問自答。

第一次和他交談的那一天，是金黃色的。他看見我身上穿的學校制服，就突然開心的說起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是我的學弟，並考進了我們學校的數理資優班——司機大哥相當以此為傲。「但是吼，他就是個調皮困仔啦，在學校一直被老師罵，我開車很累了還要一直去學校吼……」他侃侃而談，我靜靜傾聽——彷彿在那些抱怨背後，我看見了甘願和不捨交織成的父愛。跟窗外的陽光一樣，是金黃色的。

第一次看見他落寞，是混濁的藍黑色。晚間顛峰的公車上擠滿了各種顏色的人們。我隱身在這些顏色中，直到我聽見了一名小男孩和母親的對話：「媽咪！我長大以後也要當公車司機！」「不可以啦！公車司機很累，又賺不到什麼錢，媽媽不准你做那種工作呵！」這一切也被司機大哥聽到了。我們同在深黑藍的天空下，但隔著數不清的人間塵埃——人群之中，我無法即時趕到他身邊，拍拍他的肩。

如果說生命是一首詩歌，更多曲折變調，也許會更加美好；如果生命是一襲華袍，剪去殘缺，簡樸又何不是一種美妙。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他說他熱愛他的工作，因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告訴我他的兒子變懂事，變乖了。真是太好了。「你看！放晴了！」他說。

世界是宇宙的一方餘光，每個人都有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些在光的邊界求生的人，他們未必不快樂——相反的，他們每一天都正在努力幸福起來。

特優

〈餘光邊境〉20215 陳宛妤

踩著踏板，橫越數條馬路，風從耳邊拂過，一幅幅的街景在速度的改變下化為線條，晴天放學時，總是騎著腳踏車往家的方向前進，帶著放學後的輕鬆心情，哼著歌迎著風，期待著晚餐。而在這條騎過無數次的路上，總會有幅景象不經意閃過眼角——在高聳大樓旁，一棟小小的，不起眼的小屋。

從無憂無慮的童年，到了現在壓力漸大的高中，時光飛逝，但它仍在那兒，那小屋。不確定這樣的定義是否正確，灰灰綠綠的鐵皮屋在繁華的摩天大樓旁占據了不大的空間，多大呢？大概不到我們教室的二分之一，有些突兀，有些格格不入，有時經過時，會有昏暗的燈光從小屋中洩出，這樣的屋子沒有門，甚至可以看見掛在牆上的日曆。在這樣現代化的臺北，

像是滿園花卉中的一顆小草，獨自佇在那兒，自成一箇空間，而它唯一可以支撐的，便是身後那堵灰色的矮牆，被遺棄般，長年累月的站在高樓間，已不知經歷了多少年歲。路上騎過時，習慣用眼角餘方看一眼，看那和我一起成長的空間，是否還存在？會不會在沒注意到的時候，悄悄消失了？

跳過小水窪，撐著一小片天空，雨天時走回家的路上，我再次看見那間小屋，雨水敲在最上方的鐵皮，順著溝紋傾洩而下，四周不平坦的水泥路面，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小池塘，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問題：在這樣大雨不停的天氣，難道不會漏水嗎？由簡陋鐵皮拼湊而成，中間的間隙在雨水的覆蓋下抵擋得住嗎？閃過一個個從小到大未思考過的疑問，裡面住著誰呢？是獨居老人嗎？在這樣的天氣下尚可，那颱風侵襲時呢？一年又一年，我早習慣了城市的邊角有這麼一小塊特別不同的空間，自然而然的存在，但平常那些不構成我們生活問題的麻煩事，套用到那屋子上，也適用嗎？日常起居，又或者是天災發生時，它，以及住在裡頭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我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

這條通往家的路上，對我而言是熟悉而溫暖的，那小屋對於誰來說，又代表些什麼？一直以來，那縮在角落的小鐵皮屋只是回家路上的其中一幅街景，那臺北其他地方，是否也有像它一樣，隱沒於大樓間的，一塊突兀的地方，成為其他人眼中平凡的光景？在這樣的城市，矗立在邊境，日復一日。

特優

〈餘光邊境〉20322 鄭欣昀

紅綠燈上，小綠人匆匆奔馳在它一成不變的道路上。在我終於意識到要奔跑才能通過那長長的斑馬線，準備離開人行道時，小綠人精疲力竭，好不容易找到那永遠不動如山的小紅人。行人都停下腳步，只剩馬路中央的寥寥幾人奮力奔馳。

這時，我聞到玉蘭花的香味。兜售一串串玉蘭花的老婆婆，用她已然喊啞的嗓音，顫抖著問：「有人要買玉蘭花嗎？」

樞僂的身影在我左右走走晃晃，沙啞的聲音，玉蘭花香，那一抹背影，全都促使我別去看她。我是個膽小的人，害怕看到那憂傷又疲倦的眼神。

無法想像那紅色籃子裡，用鐵絲串起的玉蘭花，是一個家庭的經濟來源。那串串芬芳，可能都是為了染上重症的孫女或老伴的醫藥費，或是為了失業在家的兒女能夠溫飽。因為無可奈何，才把嗓子都喊啞，讓眉頭深鎖，在眼裡布滿憂愁，走在停滯的車陣中，或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的街道，冒著危險，只為售出一串花香。

我想過無數次要掏出手心的五十元硬幣，為了讓悲傷的老太太能早點離開。不希望看她繼續吃苦，繼續蹲在冷漠的臺北街頭，走在擁擠的車陣當中，用悲傷的眼神和纖弱的身軀，販售她的悲戚。

但我一次也沒這麼做過。我怕極了看見那抹悲哀的眼神；怕極了看見那雙佈滿皺紋的手；怕極了看見那張歷經滄桑的容顏。我怕從她眼中看到我憐憫的神情，但我又想不出該以何種情緒和感情面對她。於是我選擇低頭，讓她永遠在我的餘光邊境遊走，踩在我的良心和憐憫上頭。

至今，我還在掙扎，還在糾結。也許哪天，我該讓那些哀傷的老婦人進入我的視線當中，不再流連在那餘光邊境，唱著那首悲歌，重覆著一句歌詞：「要買玉蘭花嗎……。」

優等

〈餘光邊境〉20217 馮羿靜

在光彩繁艷的大都市中，來來往往，不做多餘的回頭，因為時間很趕、工作很趕、未來很趕。每個人在這城市忙碌中，被「趕」出一個「漠視」的技能——甚至是在無形中形成的。然而這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是否曾因匆匆一瞥而留下烙印於腦海的一幕畫面？

我有。在一次的照例跑腿中，我不想那麼早回家，因此在購物後提著袋子拐出小巷，走向大街。那時正逢下班潮，道路上一臺臺五顏六色的車子擠得馬路水洩不通，吵雜的人聲混著喇叭聲轟炸著城市。個個西裝筆挺的人加快腳步，著制服的小孩們則直接跑起來了，他們大概都向著一個目標——家吧！想到這我不禁揚起嘴角，在仔細的放下目光，大人們有著放鬆的微笑，彷彿從壓力和疲勞交織而成的網羅走出後即邁向甜蜜親近的美好世界，小孩則七嘴八舌的討論晚餐，時不時哄堂大笑。這一幕是溫馨的，儘管背景紛紛擾擾，我仍能清楚感受到畫面明顯的溫度。

而回過頭，我越過靜謐無聲的公園，眼角餘光看見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正縮緊身上單薄簡陋的衣物。就因為那一目光，我停下腳步，前一刻還感受的此刻全然消失，此處安靜的多，也無助的多。我不禁想到，世界不盡然是美好的。不是每個人都有家，不是每個人都有「幸福美滿」的家，甚是因為工作、因為金錢，因為爭吵此時正抑鬱的人們充斥著各個角落，被貸款綁架，被疾病折磨，被天寒地凍困住的人們填滿了各個邊境……。這一幕是惆悵的，儘管背景寧靜無聲，我仍能清楚地感受到畫面的冰冷。

在這繁華鮮豔的大都市裡，在這幸福與悲涼相輔相成的世界，你是否因為餘光而留下烙印於腦海的畫面？

優等

〈餘光邊境〉20505 李雨霏

我的童年有一大部分是在上海渡過的。上海，這座城市已經繁華了上百年，卻還不見它有要慢下腳步的跡象。每天早上睜眼，再到晚上闔眼，它無時無刻都在變化。它絕對是個有魅力的地方，中西合璧，它包容了太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精華。時間的沈澱更增添了它的風韻，古典與摩登交織，和諧得出乎意料。

這是很喜歡的地方，儘管它有時候，很多時候不如它表面上風光。

有次我在等校車時，我家的保姆突然指向前方叫我看，不明所以的我抬起頭看向她所指的方向，我只看見兩個人靠得很近，仍然沒發覺有什麼異常，這時候保姆告訴我，後面那個人的手上拿著小刀，正準備割破前面人的口袋偷走他的錢包。原來是小偷啊！之後，我就看著小偷真的割破了前面人的口袋熟練地取走了錢包，漸行漸遠，整套動作一氣呵成。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小偷偷東西，驚訝，又無能為力。我不知道那個錢包裡裝著什麼，不知道裝了多少钱，不知道有沒有裝什麼比錢還重要的東西。我對那兩個人一無所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或許也是最後一次。那個小偷或許有什麼難言之隱，但他鋒利的刀尖，割破的不只是口袋，還有我對人性的信任。他流暢的手法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日日夜夜辛苦工作的身影。

碩大的城市，數千萬的人們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上海還是有人在拉三輪車的，一輛電

動車，有時甚至是腳踏車，後面搭著個簡單的棚子，一趟車程收入也不過五塊十塊。雖然這也游走在法律邊緣，但看著拉車司機額邊為了養家糊口而沁出的汗滴，這種生活方式讓我敬佩。

這些平凡的街角，並沒有隨著時間遞嬗在記憶中淡化。這城市持續的變化著，它不會為了誰駐足。一幢幢高樓又矗立著，破舊的房舍因為都更被拆除，有錢的人多了，但窮人還是在，在擁擠騷亂的巷弄中，他們和那些富人還是站在同片土地上。在那些富人在黃浦江上品嚐山珍海味時，他們摸著空空如也的口袋思考著下一餐在何處。

優等

〈餘光邊境〉21419 黃郁琳

烈日當空，在火辣的傘蓋下，陽光閃動著澄澈的水田，一個農夫彎著腰，手拿著秧盆，腳踩著泥，正小心翼翼地將那小苗移入泥潭，端正、根固後，方提起滿是汙泥的腳，往下一個播種點前進，此時卻已汗如雨下。太陽照得他刺眼，悶熱的空氣使他喘不過氣，但他必須繼續，往後能否飽餐全定於現在的耕耘，照顧這些幼弱的小苗，如同守護他那禁不起大風大雨的家。

坐享其成的孩子，你們看見了嗎？

有時雷雨轟頂，有時天空晴朗無雲，一望無際的藍天清澈抓不著一絲雲的蹤影。無論狂風呼嘯，亦或烈陽高照，海面上總有個孤寂的漁船，襯著船上之人無奈的背影，他打下網，開始漫長的等待。期待著今日的收穫，幸運的，可能滿載而歸。數日的溫飽便無後顧之憂；運氣差點，或許連隻塞牙縫的小蝦米也沒上鉤，他就只能那樣等啊等的，最後踏著金黃的浪濤回港。思忖著明日的計劃，惦念著家中的老小。

渾渾噩噩過日子的孩子，你們看見了嗎？

我們不必像農夫，不論天氣優劣，時刻顧及著田地，不必擔憂暴雨摧殘、烈陽辣人，不必愁著若所做毀於今夕，明朝又該何去從？我們也不是漁夫，不顧生命危險，不管天氣好壞只為求得飽餐而出海；無須一人獨守漁船，飲著孤獨，期待著豐收，盤算著後路。我們是身處安逸的孩子，成天放縱的玩樂，卻仍嚷著不滿足，就如溫室的花朵，擁有完好的照料、妥善的資源，卻沒外頭受盡風雨的小苗茁壯，別人為生活賣命，紮實過好人生，虛度光陰的我們，誰看見了？